

石永言 著

通義往事

中國文联出版社

遵义往事

(上)

石永言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遵义往事 (上、下) / 石永言 著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0

ISBN 7-5059-4675-7

I. 遵… II. 石… IV. 文学 - 散文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1632 号

书 名	遵义往事 (上、下)
作 者	石永言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庄 文
装帧设计	舒 文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 印张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4675-7/I · 3654
定 价	38.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遵义往事

(上)

目 次

红色足迹

周恩来在遵义	(3)
朱德在遵义的轶闻	(5)
张闻天的遵义情	(7)
杨尚昆四进遵义城	(9)
邓小平在遵义	(11)
住在杨柳街的博古	(13)
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陈云	(15)
刘伯承命令智取遵义城	(17)
徐特立爱书	(19)
谢觉哉的大印	(21)
李卓然看望毛泽东	(23)
聂荣臻在女中疗伤	(25)
毛泽民与苏维埃国家银行	(27)
李维汉与贵州地下党	(29)

李伯钊与李小侠	(31)
贺子珍在遵义	(33)
贺诚与太平洋药房	(35)

名人萍踪

李富春女儿李特特	(39)
田汉在遵义	(41)
刘海粟画遵义会议会址	(43)
丰子恺在南坛	(46)
菩提寺下熊佛西	(48)
协台坝里的端木蕻良	(50)
家居四方台的朱企霞	(52)
家居四方台的方敬	(54)
黄齐生与遵义新戏	(56)
蔚谿楼主蹇先艾	(58)
费巩灯	(61)
张荫麟客殒遵义城	(63)
金克木杨柳街寄深情	(65)
吴宓的红楼梦讲座	(67)
金狮山下张威廉	(69)
石川土郎的中国情结	(71)

名城胜景

悠悠邑庠	(75)
------------	------

目 录

遵义府中学堂	(79)
琵琶桥畔	(84)
丰乐桥头	(93)
雄关今昔	(98)
教堂春秋	(103)
桃源胜迹今何在	(109)
神秘的苟坝	(113)
养在深闺——记杨粲墓	(117)
中世纪军事寨堡——李家寨考察记	(121)
汇川坝——遵义城北的一张名片	(126)
路漫漫——走在川黔道上	(129)
茅台渡口	(134)
鲁班觅踪	(136)
盐津河	(138)
赤水明珠	(140)
丙安古镇	(142)
赤水河畔	(144)
绿杨浓荫里	(146)
杨柳街	(150)
再访禹门	(153)
凤山湘水浙大情	(156)

人 物 书 秋

痛失良师——悼蹇老	(163)
蹇先艾与故土遵义	(166)

● 目 录

(117)	沧桑一曲从天落——哭石果	(170)
(118)	石果与《沧桑曲》	(173)
(119)	零落成泥碾作尘——记遵义才女卢葆华	(176)
(120)	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记英年早逝的作家傅泽	(179)
(121)	竺可桢与傅梦秋	(183)
(122)	失踪千厮门——费巩之死	(188)
(123)	一瓣心香——怀念詹健伦老校长	(192)
(124)	学富五车——忆我省著名历史学家王燕玉	(194)
(125)	曾经沧海——记老红军孔宪权	(199)
(126)	往事并非如烟——回忆李小侠	(205)
(127)	新舟礼赞——献给党的八十华诞	(210)
(128)	新舟再赞	(213)
(129)	山水田园诗去矣——哀诗人廖公弦	(217)
(130)	魂兮归来——诗人廖公弦周年祭	(221)
(131)	韶华难留——兼怀友人	(225)
(132)	长为他人作嫁衣——缅怀编辑家文志强	(228)
(133)	挑战命运的交响曲——悼念著名盲诗人周嘉堤	(231)
(134)	香草枯萎——怀念诗人杜若	(233)
(135)	一片赤诚存诗乡——怀念诗人郑德明	(236)
(136)	说也沧桑——小记冉启庸	(239)
(137)	怀念余新生	(241)
	怀正中	(243)
	月是故乡明(后记)	(245)

红色足迹

周恩来在遵义

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军委副主席。在著名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更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因在会前，他是主宰红军命运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另外两人是博古与李德。而博古与李德又是错误路线的推行者、责任人。由于周恩来在党内军内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遵义会议前与会上的转变，得到与会者的充分谅解与信任，故会后依然是军内执牛耳者。遵义会议重要文献之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1935年1月7日凌晨2时，红军袭占遵义后不久，周恩来随中央队进到遵义城郊。当时正是冬日，红军深深体会到贵州“天无三日晴”的滋味：灰暗的天空愁眉不展，细雨霏霏，满地泥泞，又多黄泥，于是滑倒的红军不少，故几乎每人手执竹竿行军。快进入遵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如果红军还是经过惨痛的湘江战役，缺吃少穿，饥疲不堪的一副样子，有损红军形象，故周恩来命令：在遵义城南门关外，红军手中的竹竿必须丢掉，整顿军容军纪，以饱满的精神迈入遵义城。据老红军

回忆，他们丢在遵义城外的竹竿，堆积如小丘。这件事，有当年“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为证：“进入遵义城的八项注意：（一）整齐武装服装。（二）不掉队落伍。（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据当年到丰乐桥头欢迎红军进城的家乡父老乡亲回忆，他们看见红军的领袖中有两个大胡子，其中一个便是周恩来。另一个是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的胡子，当时还不及周恩来的长。周恩来在长征之前及长征途中，一直蓄须，故得“胡公”之美称。直到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活捉了蒋介石，他由延安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时才剪掉。以后便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及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的胡须这么长，为什么不剪？周答：“等到捉到蒋介石再剪。”

周恩来在遵义除出席了具有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外，当部队快要撤离遵义前夕，他还亲自到杨柳街“苏维埃国家银行”去检查红军兑换苏区钞票之事。即将红军在遵义发行的钞票用打土豪收缴的银元、盐巴、布匹、烟土等兑换，让货币回笼。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红军入城时对老百姓的承诺，取信于民。（发放钞票时红军宣传：离境时用物品或银元兑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红军金融工作的开展。据遵义当年进出过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父老乡亲回忆：他们曾目睹过周恩来坐在银行兑换处，与工作人员一起，亲切地向遵义人民开展兑换工作，留下难忘的印象。

2000年1月

朱德在遵义的轶闻

长征时期，朱德身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司令，与其他中共党的领袖一起，率领红军来到遵义，驻进老城琵琶桥红军总司令部。夫人康克清，因系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同时也住在这里。

朱德当时的年纪，已近五十，在红军中已属长者了。但他的身体却十分硬朗，饱经沧桑与磨难。1935年1月12日，他在“老三中”操场参与了遵义县盛况空前的遵义县群众大会之后，还和红军一道，同三中学生进行篮球比赛。军民同乐，官兵同乐，传为美谈。他在遵义县群众大会上，与毛泽东分别发表过演说。他主要讲的是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打富济贫。并号召遵义的穷苦青年参加红军。由于他是四川人，讲的话老百姓听起来非常亲切。而毛泽东的湖南话，则多少有些隔膜。

朱德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发表了深中肯綮的发言：“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难得的是，戎马倥偬之际，朱德在遵义写下一些潦草的铅笔笔记，如：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只能卖粮付租付高利。军阀还抢米，算作“战时粮税”。……老百姓管地主叫“绅粮”，自称“干人”——什

么东西者被抢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的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农民就连黑盐巴也吃不起，放一小块在碗里，吃菜时候就把菜在盐巴上沾一下。

——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耙编成小门。……除了城里的地主家外，没有见过被子。一家十口人，两张大床，丈夫、妻子、婴儿睡一张，老太婆睡一张。其余的便围着火睡在地上，没铺没盖的。

——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处处可见寺庙，城里才有教堂。

——一个年青的长工自觉卑下，不敢参加红军，因为红军是一支“有学问”的军队。他说给地主干了五年活，总共拿了三千铜板（约合二十七元九角九），也管吃。我们开过来，地主先跑了。那长工拿了米、面、玉米，回家埋在地下，免得军阀来抢。还回去为老娘拿了一床被和一条裤子。

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纪录，再现了三十年代贵州农村的穷困生活，完全是一幅极为生动的贵州农村贫民图。

有趣的是，身经百战的朱德将军，还在贵州遵义留下轶闻趣事。1935年4月9日，国外“路透社”采访主任赵敏恒写下一份报道红军的消息，登在外文报纸上，有段奇文曰：“据悉，朱德在遵义地区猪头山一役中已被击毙。朱德当时率领部队企图攻占贵阳。……尸体尚未入棺。……现用红绸裹缠由其亲信抬运……。朱德由于重伤，不治而死。……其红军亲信在逃命之时，不断在红绸裹缠的尸体前用三牲祭祀，……现经证实红军残余已不足一万人。”

当朱德看到这份剪报时，轻蔑的笑了：“这已经是第十次传说我死了。”

我还没听说过遵义地区有什么猪头山，谣言也真造得有“水平。”

2000年1月

张闻天的遵义情

中华路距丁字口几十米处右侧，有一条深巷，宽不过两米，倾斜向上。昔日，小巷两侧的楼房及楼房前的牌坊，风格迥异，吸引行人。黔军旅长易少全的官邸，亦矗立于小巷深处。1935年1月，红军长征抵遵，编在中央队行军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下榻易少全官邸。

长征出发前的一天，毛泽东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将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完全向毛泽东呈述。之后，他俩便一天天接近起来。于是毛泽东要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长征路上同他住在一起，以便随时交谈、研讨。

由于张闻天的转变，他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并受命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以致在红军一渡赤水河走到鸡鸣三省时，张闻天便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当红军二渡赤水，回师贵州，再占遵义时，张闻天在初春的湘江之滨，碰上在地方工作部工作的刘英，便约刘英到他的驻地去小坐。三十多岁的张闻天，此时还孑然一身，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而三十来岁的刘英，也因革命斗争的残酷给她短暂的爱情带来惨痛的悲剧，这时也是孑然一身。而张闻天对刘英则倾慕已久，二十年代末，张闻天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时，就结识了刘英，给刘英上过课，

对坚强的刘英一片心仪。自然，刘英也敬佩张闻天的知识渊博、革命品格，但仅此而已。

红军到遵义，革命出现了转机，二渡赤水返回贵州又打了一个胜仗，张闻天的心情也随之活跃起来，便约刘英来他住处，叫特务员给刘英煮了一碗醪糟（房主家存放的）。刘英细啖着这碗又酸又甜的醪糟，心里真是又酸又甜。甜的是中共的大学者、大理论家对她表示爱慕之情，愿结秦晋之好；而酸的是革命如此艰难，征途几多风险，这哪里是谈情说爱的时候。“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漫漫征途，岂可红烛高烧？于是，刘英便给张闻天抛过去一句话“五年才结婚”。成熟的刘英，不能不这样向张闻天表白，因为她看到军中女伴廖似光（凯丰夫人）；贺子珍在长征路上怀孕、分娩，有几多困难、麻烦！遭受几多痛苦！张闻天完全理解刘英的所思所想，也就只好等待了。

长征结束，红军到了陕北，张闻天与刘英在延安窑洞才举行婚礼。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回来，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专门去张闻天夫妇居住的窑洞祝贺，兴致勃勃地向他俩说，是来补“闹房”。

遵义城下订盟。数十年来，张闻天与刘英患难与共，忠贞不二。

1999年12月

杨尚昆四进遵义城

杨尚昆同志在他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四次踏上遵义这块土地。

1935年1月，他以中央红军第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因为是从懒板凳（今遵义县南白镇）赶来与会的，故在开会房子的楼下（原房主堂屋）与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起，临时搭个铺休息。

1935年2月底，红军二占遵义后，他在新城凤朝门住了一晚后，即率部向鸭溪方向开拔。

开国后的1958年11月，尚昆同志随邓小平同志来遵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他十分兴奋，在遵义会议会址，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讲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为研究遵义会议和恢复革命旧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5年2月，新春伊始，尚昆同志陪同胡耀邦等同志春节赴云南边防慰问之后，不顾旅途劳顿，驱车来到遵义，与夫人、老红军李伯钊一道，又一次踏上遵义这块热土。一到遵义会议会址大门，当我迎上前去时，他站在会址大门风趣地说：“当年，开会的这个地方，外面是一条小街，没有今天这么宽，坐在街这边的老头吃叶子烟，只需将叶子烟竿伸过街去，街那边的老头控亮火柴，就给点着了。”当他在会址楼下看到与彭德怀同志

曾经睡过的用门板临时搭的床铺时，亲切地笑了，他坐在五十年前下榻的铺上，让摄影人员留下一个难忘的镜头。接着与伯钊同志在屋内合影。

当参观周恩来同志住室时，尚昆同志笑微微地俯身问身边的李伯钊同志：“记得吗？我们好像在此住过一晚。”伯钊同志若有所思，尚昆同志接着马上笑着说：“我们权且在此住过一夜吧。”

在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尚昆同志对我们说：“当时开会，不是这样坐得整整齐齐的。”当有人问及毛泽东同志坐在哪个位置时？他说：“毛主席坐在一个火盆边，双脚踏在火盆上烤火。”

当杨尚昆同志跨进杨柳街内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大门，他兴致勃勃地说：“我来过这里一次，当时是来向肖向荣（总政秘书长）要香烟抽。记得肖向荣给了我二十听白金龙香烟（没收王家烈的）。

当尚昆同志与伯钊同志参观完总政旧址内的陈列，电台的同志请尚昆同志谈谈感受，他略略思付，便即兴地说：“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参加者，感到十分荣幸。遵义，有它的光荣历史。今天又回到这个英雄的城市，非常兴奋。特别是看到遵义的变化，感到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1999年11月